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J. M. G. Le Clézio

罗德里格斯岛 之旅

Voyage à Rodrigue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杨晓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罗德里格斯岛 之旅

Voyage à Rodrigues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杨晓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63

J.M.G. Le Clezio

Voyage à Rodrigues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德里格斯岛之旅 / (法) 勒克莱齐奥著; 杨晓敏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2856-3

I. ①罗… II. ①勒… ②杨… III. ①散文-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576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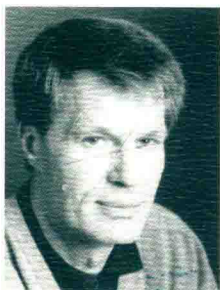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4 千字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4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56-3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勒克莱齐奥，一九四〇年生于法国尼斯。一九六三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并获得勒诺多文学奖。至今已出版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小说、随笔、翻译等。一九八〇年，勒克莱齐奥以小说《沙漠》获得保尔·莫朗文学奖。一九九四年，他在法国《读书》杂志一次读者调查中，被评选为当代最伟大的法语作家之一。

二〇〇八年，勒克莱齐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饥饿间奏曲
Ritournelle de la faim

飙车
La ronde et autres faits divers

乌拉尼亚
Ourania

看不见的大陆
Raga. Approche du continent invisible

沙漠
Désert

巨人
Les Géants

流浪的星星
Étoile errante

燃烧的心
Cœur brûlé et autres romances

奥尼恰
Onitsha

迭戈和弗里达
Diego et Frida

墨西哥之梦
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

寻金者
Le Chercheur d'or

非洲人
L'Africain

脚的故事
Histoire du pied et autres fantaisies

罗德里格斯岛之旅
Voyage à Rodrigues

暴雨
Tempête

责任编辑：朱卫净 何家炜
装帧设计：张志全

全国各大新华书店有售
99网上书城有售 (www.99read.com)
99天猫店有售 (https://jiujiuts.tmall.com)

我沿着罗佐河谷走着，离山已经很近了，山谷越来越狭窄。景色出奇的纯净，矿物般的、金属般的景色，墨绿的树木稀稀拉拉地站立在自己的阴影里，灌木长着尖尖的叶子，矮小的棕榈树、芦荟、仙人掌，它们的绿色愈发尖锐，充满着力量和光芒。

云贴着山丘飘过，轻轻淡淡，在纯净的蓝天里更显洁白。

小溪已经干涸。我用目光寻找着“首领之巅”，好像看到它就在山谷的尽头。但是，封闭的河谷在哪里？干涸的泉水在哪里？我拿着地图，站在榄仁树的阴影下，试图了解自己身在何处。我应该是走过了。刚才，在罗佐河边的小路上，一个女孩超过了我，她大约有十四岁，轻巧、灵活，如同生活在山冈上的小山羊。我询问她，她听我说，神情慌

乱，可能有点惊恐。赤褐色的脸很柔和，眼睛如玛瑙一般。溪谷、泉水，她不懂这些词。我用克里奥尔语问她，泉水在哪里。她指了指山谷的高处，干涸的溪流在那儿迷失在罗佐山的峭壁里。然后，她迅速地逃走了，消失在荆棘丛中。过了一会儿，在我仍坐在树的阴影里时，看到了她在山谷尽头的余白之处。她想到什么了？可能看到我的背包、我的相机、我手上的地图，她把我当成了勘探者。

我喜欢这赭石色和黑色的风景，坚硬的草，被扔弃的熔岩石，仿佛勾勒着超越时间的信息。我了解祖父曾经感受到的这份慌乱，这种疑惑。每个角落，每道石坡，每处高低起伏，仿佛都怀有一种暗藏的意义。那里有记号，石头上作了标记。

猪和山羊是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居民。那些小路，那些墙垣，那些小小的藏身之处都是它们的。人居住的房子悬挂在山坡上，如胡蜂的泥窝般分散在英国人海湾深处的椰树间。偶尔几只蜻蜓，一些极小的黑苍蝇刺激着人的眼睛和耳朵。

风吹过，海上吹来的凉风掠过草丛，抚过石头，驱散沉寂，驱散这短暂的海洋的清凉。驱散云。

就在我往回走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它。我爬到东边山丘的顶端。我俯视着干涸的溪流，面前的火山尖曾为祖父的

寻觅指引方向。他把它称作“首领瞭望岗”。“首领之巔”就在我的身后，西南方向。我知道了，溪谷和泉水近在咫尺。我以英国人港湾的一座铁皮顶房子作为参照物，走了下来。走到房子处，再从东边的斜坡爬上山丘。我突然看到干涸小山谷另一边的那块石头，从那儿可以看到“首领瞭望岗”，它和祖父在一九一〇年画的一模一样：三个尖顶，其中两个就像大写字母 M 的两条腿。是侵蚀还是暴风雨所致？我觉得岩石的利齿已不再锋利。右边朝着海的一面少了凸起的部分。

我又走了下来，现在，我认出了河谷，就好像我曾经来过：这是岩石中一条狭长的通道，尽头被山丘陡峭的石壁截断。我绕过峭壁，站在溪谷的最低处。毫无疑问，就是这里了。有三棵大树，是罗望子树。我站在阴凉处，凝视着溪谷，赭红的石头被太阳晒干，风化如沙尘。右边，还有左边，都有祖父留下的印迹。山谷深处的两道伤痕还没有被时间抚平：大地更加清晰，岩石更加坚硬。

火一般的烈日，炙热，飞蝇。而老罗望子树的树荫温存如昔。

不远处，峭壁的底端有一处陋室，一围畜栏，一些山羊，一些猪。听到有人在声嘶力竭地吹着口哨，那么愉悦，

那么乐此不疲。

夜如此漫长，如此美丽、清纯，没有虫子，没有露水，只有如刀刃般袭来的风让露兜树的树叶轻吟。

深深的夜，无边无际。它们应该是他也喜欢的，当太阳从山丘的另一边，从西面落下之后，夜突然降临到海岛，让大海黯然失色。与罗斯希尔^①日落的柔和忧郁比起来，这里的夜更加深沉，也更加冷酷。这里，没有云的痕迹，也没有游移的清雾，没有那些朦朦胧胧的色彩：大海苍白而强硬，天空瞬间被映红，如燃烧的火炭般，金色的日轮消失在山际之后，沉入大海，仿佛一艘沉没的船。而后，夜便摧毁了一切，如在海上。无数的星星，没有闪烁，只是明亮，还有星系里淡淡的云。最后，月亮迟迟升起，在山丘之后，它爬升着，皎洁、炫目。

风，阵阵狂风如此强劲，甚至可以把我吹倒。风，如在海上。云贴着山奔涌。

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天空开裂，乌云密布。

暴风雨融化在我身上。雨顷刻而至，灰色的雨幕遮住了

^① 罗斯希尔，毛里求斯第二大城市。——译者注（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海的蓝。瞬间之后，又是阳光灿烂。

风，风，还是风。祖父欣赏罗德里格斯岛^①的风：信风，季风，永不停歇的风。我想象着在他那个时代，游艇的白帆在印度洋的暗蓝色之上该是何等的炫目。

这里有种迷人的东西，在玄武岩的黑色里，在枯草的黄色里。树干充盈着野性甚至兽性的力量，树叶形如马刀。神奇的岩石被磨损被雕凿。我用了好几个小时寻找凿子在石头上雕凿的锚环，祖父在他的图上标了出来，就在罗佐河的西面，“首领瞭望岗”的正下方。然后，我发现所有的岩石，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岩石都有这个标记，像V或像W或像△，因为玄武岩断裂如是。

其中的一块岩石，可能……但是为什么山谷的两边，在同样的高度，都有这样的黑色石块，被凿成峭壁，如两座对称的堡垒？正是这个让人很困惑，甚至有些不安，它们像一扇巨门的两个竖框。

到处是干石的墙。在山丘高处，它们围成畜栏，分隔田

^① 罗德里格斯岛，毛里求斯共和国下属领地，位于毛里求斯岛以东560公里的印度洋中部，面积109平方公里，首府为马图林港，是马斯克林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屿，其名来自葡萄牙探险家罗德里格斯。

地，它们勾勒出不可思议的界限。它们标出无用的小路，消失在荆棘丛中。在山坡上，它们组成诡异的圆形广场，凉廊，阳台，异常矮小的堡垒，那里生长着露兜树、芦荟和带刺的灌木。是谁修建了这些，又为了什么？这些可能是逃脱风暴的水手修建的藏宝地，或者是海盗修葺的平台。我还想象着某个海难者在上面种植蔬菜和禾苗，等待着一艘路过的船只带他离开小岛。我问弗利兹·卡斯代尔那被祖父称为“首领瞭望岗”的高地叫什么，他告诉我说：“要塞”。是的，这些建筑就像要塞。在山丘顶上，尖锐的岩石旁，我找到了一座干石塔楼的残垣，只剩下一英尺高的环墙。我现在明白了，在祖父绘制地图之后有些东西改变了：塔楼毁掉了。谁毁的，或者被什么毁掉的？飓风，风，侵蚀，或者可能是邻近的马纳夫人来这儿寻找建房子的东西？

这个国度只属于风。人，植物，都悬于干旱的山坡之上，玄武岩的空洞里。这里，在罗德里格斯岛，有一个超越的时空，既让人害怕又让人向往，我觉得这里是世上唯一的一个地方，让我能够像思念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思念着我的祖父。依然清晰可见的是他用镐在封闭河谷最里面的岩壁上留下的印迹，左右都有，就像是昨天凿下的。依然清晰

可见的是他为搬动那些熔岩的大石头所付出的努力，这些岩石构成河谷的门栓，对于他来说，这些就是私掠船船长^①才华的确凿物证，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藏匿之处极其巧妙简单，它摧毁了泥水和钢筋混凝土工程那种出了名的荒谬的错综复杂。大自然独自完成了这些，而且还亲自守护着人们交托的珍宝……封闭的河谷形如一口井，大雨来时，山上间歇性的水流汇成瀑布坠入其中。它的前部像一个隅角，水历经河谷又在底部被几块大岩石拦住。水流带来的砂砾自然地堆积在周围，慢慢加入到守卫藏匿所的碎石之中。”

一切都在这儿，这么多年都是静止的，仿佛会永远地静止下去，就好像黑色的石头和灌木、露兜树、芦荟，都被安置在这里，直到永远。年轻的毛里求斯女人，在小岛上游走，她是这么说的，是在瞥见马达加斯加海湾的火山石海后这样说的：“它们像月亮。”在这黑色的石头、大海和风的积聚中有一种宇宙间永恒的东西。

祖父的举动，他的努力，他的目光还在这里，印在这

^① 私掠船船长，原文为英语 Privateer，指武装民船、私掠船的船长或船员，该词也曾用于泛指海盗。本书里指的是埋下爷爷所寻找的宝藏的那个人。

些地方。在如此景致之中的七十年意味着什么？一段短暂
的时光，只够改变人修筑的工程，就像祖父和阿诺德·罗斯
吉耶同住过的棕榈树的小屋，早在很久以前飓风就把它卷
走了。

我踏着他的足迹而行，我看着他曾看过的。不时地我会
觉得他在这儿，在我身边，我会在罗望子树的树荫下找到
他，他在他的河谷旁，手里拿着地图，研究着费解的石海。
可能正是这种存在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我的
目光会被一个细节勾了去，远处山洞的洞口，或者一块奇怪
的岩石，河床边一片色彩不同的土地。这些会触动我心灵深
处一种细微的东西，一种处于记忆边缘的东西。我见过吗？
我知晓吗？我梦到过吗？

我无法相信祖父没有感受到这些，他的目光在这些时候
与那个比他更早到达的人相遇，“私掠船船长”，海上的鹰，
他跑遍整个英国人海湾的山谷，仔细寻找藏宝之处。船长是
谁？英格兰，有可能，可能正因为如此才给海湾起了这样的
名字，或者是米松，那个在印度洋建立“自由共和国”^①的神
秘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族差异的理想国，一个他用掠夺

^① “自由共和国”，17世纪末由海盗在马达加斯加岛建立，据传该国存在了二十五年之久。

物供养着的国度？又或者是奥利维耶·勒·瓦瑟^①，人称“鸺”，在被吊死在留尼汪岛之前，作为最后的报复，把他的藏宝图扔向了人群？但是这个名字并不重要！祖父在这里不停地找到他，同样的景致和同样没有结局的搜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就像两个幽灵，如昆虫般不知疲倦地游走在山谷的石海之间。

我喜欢祖父给他起的这些名字，如传说的面具：“私掠船船长”，或者“我们的海盗船”。

太阳和风让我疲倦，我坐在东边山丘的山坡上，一棵巨大的榄仁树的树荫里，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座农庄。孩子们好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个个地向我靠近。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坐到了树根上。他们打量着我。我身边的阿米让他们放心。我有一个孩子和我在一起，我是安全的。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很瘦，五官如黑人的雕像般，但是皮肤却是混血儿的那种赤褐色，她坐在我们后面，一根悬根之上。最开始我是跟她说话，没怎么看着她，就像人们向松鼠伸出手而又扮成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① 奥利维耶·勒·瓦瑟，别号“鸺”，曾在印度洋称霸一时的海盗，1730年7月7日在留尼汪岛的圣保罗被处以绞刑。

我问她关于当地人和房子的事情。这座房子是谁的？这块地是谁的？阿尼塞·佩里纳。卢塞特。还有珀斯佩尔家族？还有勒格罗斯夫妇？祖父就是向他们购买了港湾入口的那块地，为了做他的研究。小女孩不知道这些人名。这里有股泉水吗？我又用克里奥尔语纠正道：泉水？有，在更高的地方。飓风的季节，河谷会变成湍流吗？她说是的。现在她不再害怕了，她靠了过来，打量着我的相机。其他的孩子也跟了过来。他们吮吸着罗望子树的种子，是他们从金色的长豆类里抽出来的。小女孩说她叫赛依娜，她妈妈就是佩里纳家族的一员。她说这些的时候表现出某种自负，佩里纳家族是有钱人。那些椰子树都是他们的，他们的房子比别人的更大，维护得更好，屋顶的铁皮是崭新的，在太阳下闪闪发光。赛依娜的法语说得很好，几乎没有口音，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对于她那个年龄来说她的神情显得过于严肃。佩里纳是那个在祖父去世后购买了他的土地的男人。

这里是祖父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三〇年生活和搜寻的地方，就在这些冲积的土地上。有时他是孤身一人，有时他和一小队人一起。在这里他挖了他的那些洞，他的那些路堑，

画出了准确的线条。现在，这里有一座村庄，五十个农庄，有一些分散在糟糕的砾石路边，另一些分散在横跨小河支流的一座桥的两旁。周围环绕着椰子种植园，玉米和西红柿的田地，还有木瓜树、芒果树、番石榴树。山谷的深处变成了熔岩和荆棘丛中一块肥沃的绿洲。在为了发掘那个虚幻的宝藏而付出多年的努力和孤独之后，这些自然的财富，这种村庄的生活让人联想到种地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寓言。

我在一块又一块的石头上寻找着第二个锚环的记号（在西面的山丘上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第一个，就在祖父地图上标出的位置）。玄武岩的石块形状怪异，满是斑点、地衣的痕迹、瘢痕。我喜欢这些烈火锻造的石头，被几个世纪的风、雨和光侵蚀。我觉得它们背负着时间的重负，当人们触摸它们时，便显现出时间的力量：和缓、光滑、太阳的热，它们的颜色呈晦暗的黑，有时又是耀眼的白，或是锈红。河谷是黄褐色和赭石色的，远远望去，它像一道伤痕。上面是秃秃的山丘，干巴巴的石头垒成的墙蜿蜒曲折，罗佐河谷的尽头是那谜一般的遥远的山峰：“首领之巅”，祖父是这样命名的。

这儿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土地，大地的一个低洼处，火山

岩石上的一道槽，这些又是在另一块被称作罗德里格斯岛的大岩石上。然而，这是一个充满了含义和威力的地方，就像热与光经过无数时代使事物变得更加厚实，它们给与了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植物和人一点点熔岩的力量。